

鏡頭記錄山區古村脫貧變遷

陳炳忠：看到孩子們的眼中有光

攜着心愛的相機，攝影家陳炳忠曾走遍祖國的山川湖海，將美好景色收歸於方寸之間；懷着對紀實人文攝影的崇敬，他屢次踏上大涼山區及湘南古村落，記錄自己的所見所想。一張張黑白照片背後，蘊藏的是他對「脫貧攻堅」工作帶來山村巨變的感歎：「過去生活雖然貧困，但他們的眼睛中有光，從未放棄過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從1998年啟行，至2019年疫情前，陳炳忠的足跡遍布祖國各地，數十年間從未間斷。他在長白山記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國風光，在豫、晉、陝三省交界的黃河濕地追尋天鵝棲息的蹤影，在烏鎮水鄉西柵片區的石板街深處安靜行走，在新疆賽里木湖將「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的情影刻入心扉……當年的他，一人一相機獨行萬里，旅途中認識了眾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並於2010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當在風景攝影界聲名鵲起之時，他卻更多地將目光聚焦於紀實人文攝影之上。斑斕的色彩蛻變為黑白，與承載美景相比，他更想以作品講述一個個真實淳樸而動人至深的故事，流傳人類和萬物的精彩瞬間和精神力量。

大涼山村脫貧憧憬未來

陳炳忠曾先後6次赴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每一次去都感受到脫貧工作的明顯進程與當地人民生活的改善，「最令我驚訝的，是雅西高速公路的建成，不僅跨越高海拔地區，還有雙螺旋隧道……」他將這條「雲端天梯高速」的特色娓娓道來，其帶來的震撼使他記憶猶新，也正是藉助這條高速公路，他得以深入涼山腹地，也為當地人民對生活的嚮往之情所深深感染：「政府資助每個家庭400元改建，我每次去都能見到愈來愈多的新屋，還有政府出資興建的貫通縣、鄉和村的水泥路。早年我拍的相片中的場景，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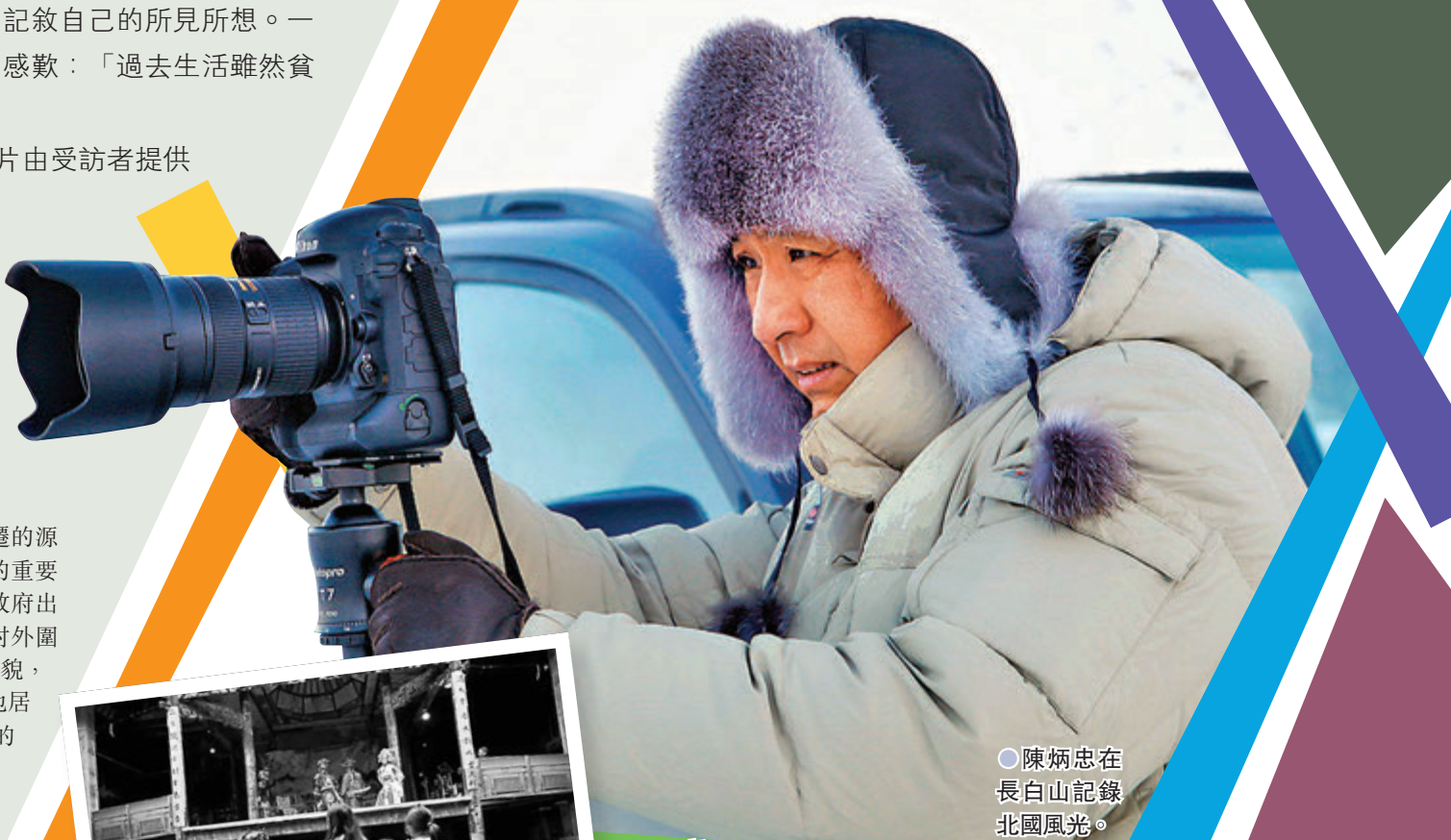
在美姑縣井葉特西鄉採竹村的見聞使他難以忘懷，這座位於大涼山腹地地帶的村莊需跨越溪澗方可抵達，「在我們都市人的眼中，村中幼兒園的課室和設備或許是簡陋的，但學校在國家的資助下建起了兒童閱讀空間，每個人有牛奶喝，無論老師還是小朋友都滿面笑容，充滿對未來的憧憬。」據了解，村中唯一一名來自成都的支教老師已在此教書兩年有餘，「她的宿舍在縣城，每個禮拜往返一次，路程超過30公里。她一個女孩子有如此愛心和毅力克服困難，使這裏的小朋友受到良好教育，我非常感動。」

湘南古村活化保留傳統

那年，陳炳忠受邀踏足錦繡瀟湘南部的土地，走進了永州市的零陵、寧遠、江永、郴州市的桂陽等逾50個古村落，近距離體會

到當地的歷史文化，以及民眾的生活狀況，「這種了解對攝影表達有很好的幫助。」他用手中的相機，記錄與敘述自己的所見所想，希望用影像的語言和表達方式，讓更多的城市人了解和關愛在現代文明衝擊下還守護着家園和傳統的人們。無論是與當地人親切對話，還是細緻入微的觀察，都使他探尋到古村變遷的源起：「人們愈來愈意識到保護古蹟的重要性，明白這些舊屋的寶貴價值。當政府出資修繕時也是『修舊如舊』，在古村外圍建起新屋居住，舊屋不僅得以保存原貌，部分還改建為特色旅店，增加了當地居民的收入。」在他眼中，湘南古村的活化和保育，最珍貴的是依然保留住了那份煙火氣。

那時，他常在古村中被或嘹亮或婉轉的戲曲聲所吸引，古戲台雖殘舊，卻無損居民們表演和觀賞的興致，演出者一絲不苟地化戲妝，台下男女老幼圍坐觀看，為安靜的古村帶來別樣的喧囂氣氛。「村民們還會慶祝當地傳統的節日，戲曲也是他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傳統文化也得以傳承下去。」他說。



●陳炳忠在長白山記錄北國風光。



●湘南廟下古村的戲台沿用至今。



●這位採竹村唯一的支教教師令陳炳忠印象深刻。



●陳炳忠記得當年在這位彝族女孩的眼中充滿對生活的希望。



▲陳炳忠記錄下四川涼山村民新舊居對比。



短暫休整 爲了更好地遠行



記者手記

訪問前，陳炳忠帶領記者穿過長長的走廊，兩邊牆上整齊懸掛着一列出自其外母之手的風景攝影作品。而他自己走上攝影之路，也正是受到了外母的影響。時光追溯到1996年，他深受外母鏡頭下瑰麗風景的吸引，報讀工聯會攝影班，由此開始在人生履歷中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他現為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香港大眾攝影學會會長、香港海鷗攝影學會名譽會長，身兼數職，舉辦講座分享攝影心得，籌辦下月3

日將舉行的香港大眾攝影會《第五十一屆國際攝影沙龍展覽》，也為鼓勵會員為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投票而奔走。但他心中最掛念的，還是因疫情阻隔而暫時無法踏上祖國土地，也剛好趁這段時間整理分類之前的相片，學習且思考。短暫休整，正是為了更好地遠行。



●每一個鏡頭下的人，都在講述自己的故事。



●成千上萬隻白天鵝由西伯利亞遷至黃河濕地棲息。

數碼時代 人人都是攝影師



聆聽

當下拍照手機及圖片編輯軟件普及，可謂到了人人都是攝影師的時代。陳炳忠坦言自己並不囿於攝影器材的種類，在旅行中也會僅以手機記錄身邊美好。而現今已成為各項攝影比賽評審的他，亦表示現今數碼科技發達，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攝影師，影像也可以通過後期製作美化，而最打動自己的，將是影像的構圖和風格，以及其中蘊藏的故事和內涵。他強調，好的攝影作品應傳遞真、善、美三種訊息，這也是他從沙龍攝影轉為愛上紀實攝影的原因之一，「紀實攝影中好的作品可以流傳數代，好作品的價值無論歷經多久都始終存在，攝影最後的表達還是要回歸到攝影本身。」



●陳炳忠認為，好的攝影作品應傳遞真善美的訊息。

以畫作回應世界的聲音

胡燕青用「倖存的細節」留住生命質感

與胡燕青老師約做採訪的地點定在紅磡高山劇場左近的一間咖啡室裏，源於此後她便要前去劇場看一場粵劇。她的家裏人一向與粵劇有淵源，自己幼時亦是粵劇常客，「但現在我平時是不看的。」這天前去，全因那場戲的編劇是友人。胡燕青外表爾雅柔和，行事卻全然是安心定志，絕不受染絲之變。這樣的個性也頗繁縟現在她成長的過程中。

胡燕青生在一個典型的動盪時代，這個時代之「大」，由不得個人的力氣去改變——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胡燕青生於廣州的一個文藝家庭，父母親是在廣州市文藝學院（現廣東文藝職業學院）相識的，本該成為文藝世家，一家人卻在飢荒年代、文革時期等背景下流離失所。胡燕青隨父親來到香港的時候只有8歲，便懂得了家境貧寒的苦處。

背離家人願望學文從藝

今年6月初，胡燕青的首個個人畫展在畫好香港國際畫廊展出，她自言「並不是沒有想過」，但如果時光追溯到40多年前，她是無法想像這一天是如何順利地到來的，「我爸爸原是個水彩畫家。我們來到香港後，爸爸當小販把一家人養活。因

為家裏沒錢，我從小被阻止學畫，家人想我讀理科，以求長大後可以養家。」胡燕青娓娓回憶說。「養家」這件事，在胡燕青的心裏一直是根重擔，但她並不覺得與求學上進相悖。會考結束，她以優異的成績為自己交了一張滿意的答卷，並在不久之後考上了香港大學文學院。儘管一切與家裏人的願望背道而馳，但她亦因為勤工苦學，好歹算是為清貧之家帶去了和緩轉轉，算不得太離經叛道。

個人畫展名為《倖存的細節》，是胡燕青自己定下的，在她心裏，細節是一種張力——「細節看來無法為時代命名，我們的歷史，都是專門記錄大事的。」但她認為，細節卻是我們日常接觸的，它不斷在我們的意識裏累積成影響力，胡燕青說：「哲學家與歷史學家着眼於大原則和大事件，記載了時代的骨幹，而文學家和畫家存留的，是常遭大價值大事件蓋過的感悟和細節。因此文學和藝術非常重要，它們把生命的質感留住。」

畫作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在學習作畫之前，胡燕青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的副教授，亦出版了無數著作，但



●胡燕青筆下第一幅滿意畫作，現在看來卻自覺細節不夠。



●胡燕青筆下的家貓。



●胡燕青外表溫文爾雅，實則主見堅定非常。



●畫作《睡一會才有力回家》。

她認為作畫與教育、寫作對自己來說是不一樣的生命體驗：「教書與寫作其實都是一種分享，寫作會虛構，教書較為技巧。」而作畫比較個人，也較為私密，「作畫反映出來的是你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是你用以回應世界的篇幅。」胡燕青在教書育人或寫作上是經驗老道的匠人，但作為畫者，她比較新，「我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寫作喜歡散文，但我不相信天才。」初時學畫畫，她便計算需要的時間，由新到有技巧或者需要數百個小時，但成為翹楚又要多少時間，「所以一直到第5年，才畫出比較滿意的作品。」

是次畫展，胡燕青展出的畫都是比較風花雪月的東西，細節上表現的情感很多，但事實上，箇中又有一些相當理性的思考，「比如有一幅《睡一會才有力回家》，就是我在公園裏見到一位年邁老者在小憩，但仔細一看發現他脫下的是一雙工友才會穿的鞋子。」這位老者引起了胡燕青的思索，便將其拍了下來，最終成為作品，「他讓我想到這個社會對這些年邁的工友是沒有足夠的保障和幫助的。」又及另一幅關於蓮花的作品，她說道：「蓮花總是給人以佛教的象徵，但像我這樣的基督徒就不可以用它表達自己了嗎？所以我將它轉變了另一種形象，畫了出來。」

在時代的大背景下以一己之力突出重圍，胡燕青無疑是足夠努力且幸運的，但到了眼下的這個時代，她關注的是「撕裂」，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找到自己話語的方式，「現在的人會不斷強調自己正確



●胡燕青(中)6月初於畫好香港畫廊舉辦畫展。